

几十年来,我记住的,并不是尊严挫伤,而是一个成年男人在修补行为瑕疵时,所流露的人性高贵

房东,不是房东,他是当年我所读中学的一位房姓体育教师,“房东”是他的绰号。

四十多年前,上海的中学正处于一个特别时期,不少男孩的梦是英雄般称霸一方。青春期的种种能量无以疏导,被挤压成种种怪相。我是1974年读中学的,那届叫77届,特色之一,是男女同学在公开场合绝不说话。

刚入学的本届男学生,全都十四岁。他们除了长相上承接血统所赋予的各色模样以外,大多喉结初凸、面有粉刺,衣着的面色和款式雷同,仿佛由一家军事组织统一配发。旺盛的激素分泌,不仅刺激着他们的骨骼高速成人化,也让其中很多人陷入暗态。提前发育的,有人开始喜欢使用发蜡之类,以头发油亮为荣,他们身上已经有几分坊间小爷叔之态;而晚熟的,依旧形同稚猫一只,其中同样不乏吸烟者。女生们呢,一半难见性征,一半已如罂粟花一般,开始迎风婀娜起来。

我所在的班级,是一个体育专长班,学生是区内特招的。本校77届的男女篮球队员,都集中在这个班里。其中有多位,是市

或区级的少年球星。

我要讲的这位体育教师,是当时男篮教练,在校四年,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公开场合他被称为房先生,私下我们一律叫他“房东”。每说一声“房东”,我们就有一种与成年男人平起平坐的快乐。

当时的房先生三十多岁,高个、平头、宽额、方脸,并配着一条醒目的长颈。记忆中似有一条蚯蚓般的青筋,始终直立于他的颈侧,显得耿介。大学体育专业毕业后,从教多年,在体育教研组中,他是一名仗义执言、脾气火爆的中年骨干教师。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房先生,从不好好打扮,四季衣着是公费的运动装,一层一层大翻领。什么东西到他身上后,总是旧兮兮的,包括他那辆大大的永久牌自行车。

对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男同学来说,房先生是有魅力的,他比一般的老师要随性一些。他不怒而威的气场从何而来,说不清楚。他从未有什么小格局的行为,让我们这些少年在心中暗暗鄙薄。房先生笑语频繁,其中大部分和他调侃弟子有关。在和他的相处中,我们还是被迫

“房东”纪事

接纳了他的成人优势。再说,他酷爱讥讽的嗜好,让他不时出语讥讽,也为训练场上制造了一些喜剧效果,且都还在分寸之内。被他取笑时,尤其众多女生在场,我等很狼狈不堪,也只能贼忒兮兮一笑,就把自己的体面奉献给他了,又好像在为他的滑稽戏,跑了一次龙套。

记得,因为平时私下用惯了“房东”这个称谓,竟有同学在体育教室内,当他的面说漏嘴,称他“房东”,第一声没听见,竟又补叫一声。房先生醒悟过来,怒目循声,像是在说:“这还有规矩吗?”一众师生忍俊不禁,肇事者早已惊鸟般拍翅而逃,房先生“呵呵”干笑几声,算是放过了。

我们这些不是就近入学的同学,有好几个在本校教工食堂搭伙,午饭后,我们喜欢在体育教研室,围观老师们下象棋,而体育老师通常都是好斗的,下棋时性格毕现,好戏纷呈。中午时分,一般少见房先生,他骑车回家吃午饭了。

有一次,听到来体育教研组串门的,女化学老师说:“阿拉格位房先生同志,明明已经有儿子了,切,还要再生一个!哎哎

哎,伊吃晚饭?伊吃晚饭?”七十年代,倡导晚生多生,且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一般也只愿生育一个,但房先生与众不同。

前不久,和别的班的一位男同学谈起当年的房先生。他对我说,我恨死“房东”了。为啥?伊一脚把我踢进游泳池,但我从此学会了游泳。

我们班个子最高的同学宋,篮球队主力中锋,在一次训练中顶撞了房先生,房先生一怒之下,当众宣布,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没想到宋喃喃自语地回敬了一句,做啥?要来的!

第二天训练,宋阴着脸来了。很奇怪,房先生没有多话,做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大个子的表情,一点点又活络开了。在这件事上,房先生特别有型,闷闷地攒了一记派头。

现在要说到我了,我这个人体育上是没戏的,肌肉素质天生差。比如,垂直向上跳跃,还没到应到的高度,身体就难着地坠落了。腰腹肌肉让肢体在半空腾跃的能力极弱。

有一次对外校比赛,房先生让我上场,这场比赛输了,我的表现差强人意。房先生习惯性地吐

□郭峭峰

笑着说,看你的面孔,好像很聪明嘛,怎么球打得这么笨呢,啊?

那个年纪,别人贬低你,比如说你长得丑啊、穷啊什么的,都吃得消。唯独被人贬低智力,内心是崩溃的。听了房先生的挖苦,我没有再陪上去一份笑,也没有说一句话。

当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出校门左拐,走在回家路上。我一时无法摆脱郁闷。突然,有一只大手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一看,是骑在车上的房先生。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对我做了那样一个看似极随意的动作,便继续骑行而去了。

这个刹那,我和他之间有着神会,我隐约收到了一个类似求和的诚意,它来自我的老师。

几十年来,我记住的,并不是尊严挫伤,而是一个成年男人在修补行为瑕疵时,所流露的人性高贵。从师道层面讲,他有理由对自己的轻微失度,给予忽略,大多数也就是这么做的。然而,房先生还是用他的右手,向一个无足轻重的少年致歉。

房先生不会知道,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动作,这个悄无声息的,两代男人间的交流,被另一个男人记住了四十余年。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心中要始终充满阳光,就像这冬日里的暖阳,就会明媚如春

晒太阳

□王继怀

周末,天气很好,高朗的天空,灿烂的阳光,温柔的风。透明的蓝天像一张丝手帕,一缕薄薄的纤云在空中快活地游来游去,仿佛是装扮大海里的花朵。

南国的冬天,不像白雪覆盖的北方,不但树木不落叶,而且繁花似锦,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但毕竟已是冬天,气温还是有下降,这也才让我感觉到已是过了小雪的冬天。

朋友相邀去郊外玩,看了一会儿宜人的风景后,与朋友一起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我喜欢在冬天晒太阳。记得小时候,在大山深处的老家,冬天很冷,乡亲们也很喜欢晒太阳。碰上晴天,农活也忙完了,门前的晒谷坪里,篱笆旁,田埂边,山坡上……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男女老少都出来晒太阳。女人们聊着八卦,东家长,西家短,谁家小孩有出息,谁家儿子要结婚,女儿要出嫁什么的,手头却还干着针线活;男人们抽着旱烟,吹着牛,高谈阔论,谈笑风生,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小孩子们在在一旁嬉笑玩乐,老人们含饴弄孙,有时候,邻居张叔叔一高兴,脱下外衣,还与刘姨来了一段别

腔跑调的《刘海砍樵》;留下来过冬的鸟儿似乎也要来凑热闹,一会儿飞下来啄食,一会儿又飞上树梢追逐嬉闹。似乎都沐浴在融融的冬日暖阳里……

冬天,在大山里吹完柴,或干完父母交办的农活后,我常会和哥哥找一个向阳的山坡,躺着晒太阳。暖暖的阳光晒在身上,再一点点渗进肌肤,晒得满脸红通通的,晒得全身热乎乎的,舒畅无比。有时候被暖暖的阳光催眠了,有了睡意,还会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啄食的小鸟或是路过的乡亲,才把我们惊醒。

冬天晒太阳,古人称之为负暄。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在冬天晒太阳尤为钟爱,也留下了很多名篇佳作。唐代大诗人杜甫沐浴冬日后,就曾写下《西窗暄日》,留下“凛冽倦玄冬,负暄嗜飞阁。……毛发具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歎有托。敬倾烦注目,容易收病脚”的诗句,白居易也喜欢在冬日里晒太阳,留下“泉泉冬日光,明暖真可爱”的佳句,在《负冬日》中写道:“泉泉冬日出,照我屋南隅。乐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

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杜甫和白居易都认为冬天晒太阳既可御寒,更能治病。宋代周邦彦也留有《曝日》:“冬暄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南宋词人周密更是把自家的小阁起名为“曝日阁”。到了现代,也有不少关于冬天晒太阳的名篇佳作,散文名家张鸣凤就在《我喜欢》里说:“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宁静而恬淡,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

父亲喜欢晒太阳,他说晒太阳可以补骨头,补阳气,是冬天不花钱的养生妙招。那年回乡老家过年,一边陪父亲晒太阳,尽情沐浴着冬日里阳光的暖意,一边与父亲聊起家族的故事,聊起难忘的童年,聊起儿时父亲给我讲的一个个励志的故事,聊起父亲教我唱的那首童谣……也聊起了人生。父亲说,人生路上,有顺境,难免也会有逆境,但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心中要始终充满阳光,就像这冬日里的暖阳,就会明媚如春。

冬日午后,阳光洒进书房,柔柔地映照在我身上,暖意融融……

新诗台

做我所歌颂的人(诗三首)

□黄灿然(香港)

杜甫

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叫无忧者发愁,痛苦者坚强。

上天要他高尚,所以让他平凡,他的日子像白米,每粒都是艰难。汉语的灵犀要寻找恰当的载体,而这个流亡者正是它安稳的家。

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装着山川、风物、哀乱和爱,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都将消逝

她也不想写作,最初她写诗,但会不能抑制地进入异常的精神状态——崩溃?——母亲哭着求她别再写了,她就停了,好好读书,找到一份工作,把自己打扮成普通的职员,普通的姑娘。现在写小说的冲动怎么也抑制不住。

而我说,生命很短,写或者不写,它都将消逝——而且很快!

他也学英语,他很早就学过,而且很勤奋,但因为种种理由,放弃了,如今有份工作,过简单生活,但还想考个文凭,使日子更充实,免得在空虚入侵时,喝酒哄自己,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这短期目标能给他带来更长远的追求。

而我说,生命很短,学或者不学,它都将消逝——而且很快!

他们也想租个房子,做我的邻居,周末全家来度假,像我一样下山去买菜,上山当锻炼,不看电视,不用洗衣机,甚至把空调也省了,该流汗就流汗,还可以请城里的朋友来这里减减压、游游泳,晒晒太阳。

而我说,生命很短,租或者不租,它都将消逝——而且很快!

来生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我下辈子就不做诗人了。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但如果来生,如果有得选择,我下辈子要做个不用思考的人,我会心满意悦地服务人群,不用文字,而用实际行动:一个街头补鞋匠,一个餐厅侍应,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我会更孝敬父母,更爱妻女,更关心朋友。我会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养更多的狗,把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餐馆都吃遍。我将不抽烟,不喝咖啡,早睡早起。我可以更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也可以更富裕,把钱都散给穷苦人,自己变回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一个拥有我现在的智慧和智慧又不用阅读思考写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呀。我将不用赞美阳光而好好享受阳光。我将不用歌颂人而做我所歌颂的人。



天宽楼画馆(国画) □欧豪年[台湾]

都说想念一事物,或许是想念它所存在的那段时光。的确如此吧,岁月太匆匆

小时候的味道

□影子

过了寒露,再过了霜降,秋天就真的过去了。这是北方的好处所在,四季分明。而广州,四季模糊,甚至好像没有四个季节一样。就拿桂花这么秋天的花朵来说,在广州,无论什么时节,桂花香总会时不时地飘来。我虽然贪恋这花香,却还是更爱一季的醇美。

似乎所有对四季的感观都是这样先从风中来,先是嗅到一丝气息,然后在全身融化开,直达心扉。

儿时,在长江边的城市長大,四季分明。镇江楼附近的江堤公园里种着几排枇杷树,天气转热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果子一簇簇地挂在树梢。常有人总是不等金色到来,就把它们摘下,有一些散落在地上,果肉被踩得稀烂。

公园里比枇杷树多的,要数橘子树,而更多的是全城可见的桂花、月季了。月季是市花,主干道有月季的地方常常有桂花树相伴,还有其他花朵点缀,错落有致。记得是春天还是夏天,坐在教室里,会有淡淡的橘子花香,从江边飘来,一定是江风费尽力气送来的问候。因此,多了一个时常望着窗外发呆的孩子,她的思绪跟着风儿走了,听不到老师的讲课,听不到课间的嘈杂。

近越是几近没有,倒是离得远了,它就涌来了。这若即若离的感觉,不正如一些女子的脾气么。

在这花香的朦胧里,还有那么多的金色,比如柿子树,虽然到了寒冬时候,老家山坡上的柿子反而更显得通红,但还是秋天有绿树们相伴快乐些,冬天太落寞了,甚至有点孤寂。

一直对一种硬的柿子记忆犹新,像在心头。尝到硬柿子的那年才上初一,和爸妈回乡正是秋意浓的时候,早晨的晨雾增加了太多的寒意,衣服比白天要多穿一件,走在路上裤脚会湿掉一些,迷蒙的空气中有着山野的草香味,远远的柿子树梢还挂着金色。和爸妈到相邻的镇上看望了爸爸的同学,第二天一早爸爸的同学就提了一桶柿子来,不黄,不泛光,而是绿油油的,略带些土色。犹犹豫豫,咬下,哇,竟然一点也不涩。那感觉是后来十几年里一直没有再遇到过的。

今年,又是金秋时节,广州热气腾腾,却凑巧吃到了两次硬柿子,都是婆婆从市集买回来的,一个是小小的,一个是大大圆圆的。把皮削掉后,咬上一口,清甜得让人激动地叫着“小时候的味道呀”,然后继续吃。



一生为人做嫁衣,文坛谁人不识君

文坛“活伯乐”周明

□康胜利

自1955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一直到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岗位上退休,已届八十七岁高龄的周明常说:“我这辈子,只有一张作协工作证。”可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却发现,扶持提携过许多作家作者,被誉为文坛的“活伯乐”、“不老松”。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人民文学》编辑部讨论如何组织记述科学家成就,有人提出有个大数学家陈景润,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连国外数学家权成来访都想见他。后经曲折找寻,发现此人在中科院数学所。由谁来写?周明与同事们不谋而合:作家徐迟。谁负责此事?大伙儿目光则齐刷刷投向周明。作为分管报告文学与散文的编辑,周明与徐迟早就有交往。他随即打长途电话,对徐迟说这题非请君出山不可。电话那头却不太爽快:我十年没提笔了,正办退休,要

不等我回原籍落实好房子再说。那不能等,马上就要采访。那你得先告诉我们单位领导才行!

周明立即电告湖北省文联,得到支持。如此,徐迟就进京了。一见面头一句话:这有点为难,数学你不懂!周明鼓励他:先采访,你能行!徐迟那天住在他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家。他对姐夫讲,此前在武汉曾有人对他耳语:听说那个数学家走“白专道路”,能写吗?伍副总长呵呵一笑:我支持!写!

周明做事惹恼人,给中科院去电。对方说干嘛写他?这也是个有争议的人,写了会招来麻烦。中科院又红又专的人才多的是!向来脾气极好的周明,这下可恼了。他知道,如果畏缩不前,不据理力争,采访陈景润的选题就彻底泡汤了。“我们宣传的是科学精神,你要理解!”真奇怪,非要写他!后果谁负责?“我负责!”周明的回答斩钉截铁。对方觉得碰上“硬茬子”了,这才说向上级汇报。院领导方

毅同志很快就批示同意。

一天约好,周明与助手王南宁陪同徐迟直奔数学所。该所党支部李尚杰书记是转业军人,十分爱才。他拿出材料说你们先看,我出去一下。片刻,他带个人进来说这就是小陈。只见那人戴眼镜,不修边幅,帽檐耷拉,四兜蓝上衣,衬衣领也不甚白净。周明言道:我们是《人民文学》的,约请作家徐迟采访你。陈景润忙说:徐迟!我知道,我读过他的诗。不要写我!陈景润急促地拒绝。徐迟说:不是写你,是写数学界!噢……陈景润态度开始缓和,采访也就水到渠成。

周明把徐迟送到中科院招待所,又赶回城里向《人民文学》主编光未然(张光年)汇报。主编高兴地说:你这个选题抓得好。要抓紧,明年第一期上头条!此后周明和王南宁一直陪着徐迟采访,直至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诞生。

1988年,周明接到台湾诗人张香华的电话。张是台湾

著名作家柏杨的夫人,她说柏杨离开大陆快40年了,很想回去看看。我只认识您,看能否帮帮我们。周明当即说欢迎你们回大陆探亲,我想法安排。柏杨夫妇到京时,周明到机场接机。那些天他陪同柏杨寻找曾住过的胡同,游览颐和园,登上万里长城。

经过这次大陆之行,柏杨对周明忠厚诚恳的为人有了深刻了解。柏杨想为两岸文化交流做点事,提出以柏杨名义设立文学奖项,又感到实际环境难以实现。这时,周明说,把您的东西捐赠给我们现代文学馆多好!柏杨闻听不由一怔,然后连连说:再商量,再商量。

这一个“再商量”,就是十多年。其间周明与柏杨多次在北京和台北见面,每次都提出此事。最后柏杨终于同意,并与现代文学馆签署了协议书。2008年张香华来电,说柏杨病情不好。受现代文学馆委派,周明赴台探望。病榻上的柏杨说:民进党骂我骂,但捐献是不会动摇的。最终,

柏杨把大量书籍、手稿等共计56箱1万多件重要藏品,都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柏杨逝世,周明代表现代文学馆出席安葬仪式。正在进行时,海上突起八级大风。周明此时也突发奇想:逝者生前那么思念故土,何不送他落叶归根?他当即向张香华并几位子女提出,得到同意。周明四处奔波,最后,柏杨得以安葬在故乡河南。

周明当了一辈子编辑,无怨无悔。巴金先生曾在一次文化会上深情地说:许多做编辑工作的人不是不会写东西,不是不能写东西,只是他做了编辑,要帮助别人,培养别人,必须做出牺牲。尽管如此,周明还是见缝插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集《文坛记忆》,涉及与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夏衍、臧克家、艾青等人的交往,不仅有特殊的文学意义,还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一生为人做嫁衣,文坛谁人不识君!这,就是周明先生。